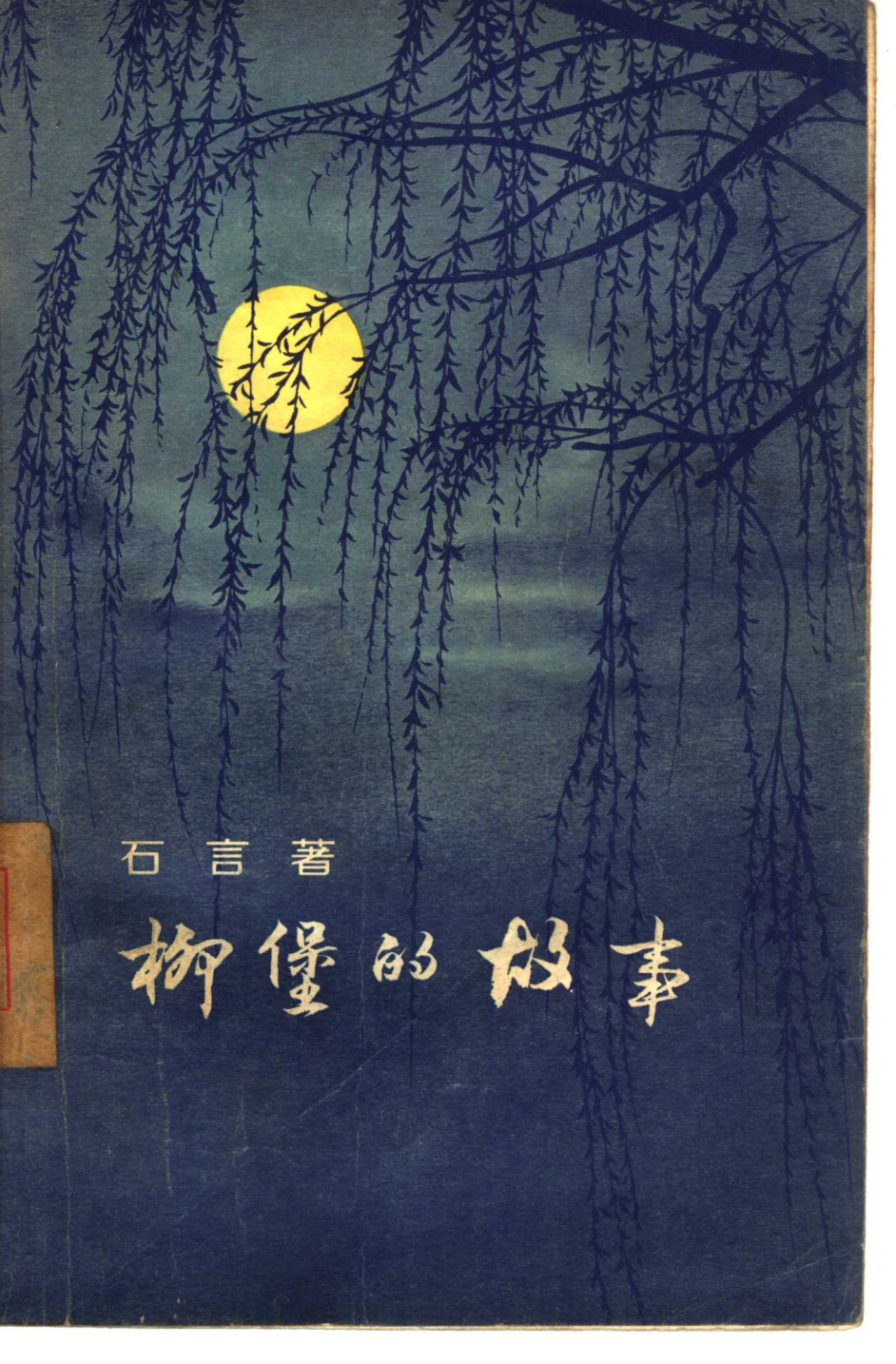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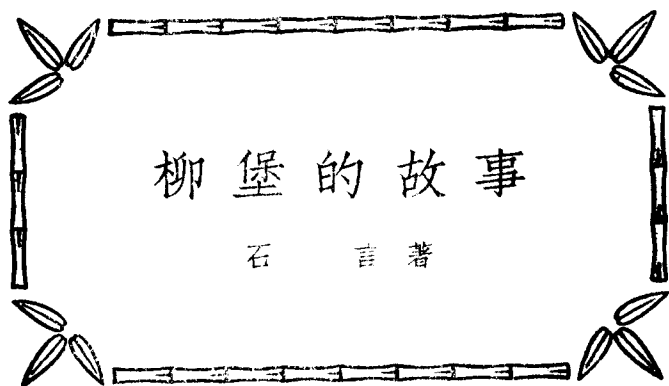




石 言 著

柳堡的故事



柳堡的故事

石 言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· 1 9 5 7 ·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所收的七个短篇，大都是以抗日战争为題材，描写了对敌斗争中一些不同的人物和他們的生活和斗争。其中篇幅較大的“柳堡的故事”，是描写一个解放軍战士和駐地的一个农村姑娘恋爱的故事，作品着重地描写了这个战士在爱情和軍紀的矛盾之間的思想感情，有着比較濃厚的生活气息。“血战黑水塘”一篇，是对七战七捷的一个片断的描写，比較生动的刻画了两个指揮員的不同的性格，也比較生动的描繪了战斗的艰苦性以及战士们忠貞不屈的精神面貌。其他各篇，也从不同的角度，描写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以及解放以后的现实生活中一些值得記忆的人物和故事。

柳 堡 的 故 事

石 言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 海 康 平 路 155 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 011 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 号 1532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3 5/8 字數 69,000

1957年11月第1版

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8,500 定价(6)0.30 元

目 次

子彈·····	1
血战黑水塘·····	9
門板·····	31
翠蓮·····	39
柳堡的故事·····	50
星星·····	88
春江夜雨·····	100

子 彈

早晨，金黃色的早晨。

一串串的衣服、綁腿在繩子上飄着。池塘里蒸騰起水氣。藍得耀眼的天上，太陽噴出輝煌的光，照得人人都眯着眼睛笑起來。

馮剛，七班的黨小組長，特大號的個子，就象大廟里搬出來的金剛。額頭上，靠左邊，有一條長長的疤，是子彈在這裡飛過留下來的。現在他靠着一個稻草堆坐着，太陽光照得他額頭上的疤發亮，他渾身熱騰騰地，正使勁擦着一支從昨天那個勝仗中親手繳來的三八槍。那槍的准星座旁邊，還隱隱地留着些血跡！看着這些紫色的血斑，他猶豫着：要不要全擦掉？這是他副班長的血呀！馮剛親眼看見一個鬼子就用這槍上的刺刀把他們的副班長戳死了。他沖上去把刺刀通進鬼子的肚子時，他的牙齒都快要咬碎了。不，要留一點血跡做見證，他還要用這條槍打死十個、二十個鬼子！

剛才，他把所有的勝利品都交了公，只留下了這條“口徑”全新的槍，那是指導員答應了的。還有，他還留下了：

三八子彈。

馮剛四面一看，沒有人。就打挎包里掏出一個布包來，他

把布包一层层地打开，嘿！太阳光在眼前直跳起来，亮得刺眼。子弹排在一块，整整齐齐，一道道的金光。细细看，火底干干净净，是绿的，屁股边儿一点也没有磨掉，看来还是没有登过一次膛的呢！这样的子弹，随便什么人看见，都会伸过手来。

这样刮刮叫的子弹有多少呢？整整六排，外带三颗零的。

金光映着馮剛紫紅色的臉，臉上露出淡黃色的牙齒，他拉开大嘴直笑。

好象有什么人在喊他，听了听，又不是。馮剛伸开手脚，張大嘴巴打了个呵欠，他不笑了。

他應該把子弹交公，不應該“保守”，應該交公。

他拿着这些子弹，站起来。拍干净身上的土，正想走。却又楞住了。他不会忘記二萬战斗中他接連瞎火几个子弹的事。眼看鬼子探头探腦，滿有把握一枪叫他回东洋，可是一顆顆的土造翻火子弹偏偏打不叫，馮剛气得眉心都爆出火星来了，恨不得把那些子弹咬爛！

他又一屁股坐下来，抽出垫背包的油布，嘩嘩的撕开了，將子弹一排排的包起来。又瞪着眼睛想了一想，——对嚮，还不是为了打鬼子！又不是什么私有财产！想着，就老老实实的一排排放进左胸前的皮盒子里。

忽听得指导员在喊“馮剛，馮剛！”他应了一声“有！”跑过去，原来指导员召集党小組長开会。馮剛說声就来，便回到草堆旁边去打綁腿。

天黑了，馮剛把子彈塞在草堆里，自己就在旁邊走來走去，象給子彈放遊動哨似的。現在，這三十三顆子彈，已經變成他心上的石頭了。剛才指導員交給他們的任務，不正是叫他們動員大家把繳來的子彈交公嗎？“打鬼子要靠大家！”指導員的聲音還沒有在耳朵邊響完，他，一個黨小組長就好意思這樣做么？他越是走來走去，越覺得對不起公家，對不起黨。怎么！一個黨員，和同志們分起家來了？丟人啊！但是現在他把子彈塞在草堆里了。這就是說，馮剛是決心要做一樁壞事了。

本來一顆很舒坦，很爽快的心，現在象做了賊似的驚惶不安起來。馮剛擔心地向四面望。天已經黑下來了，周圍是黑漆龍東的。馮剛覺得快要悶死啦！

他站住了，赤腳的腳趾頭在地上扭着。

他又想起了副班長。他剛入伍時，打仗了，副班長在敵人火力下的開闊地上挖好臥射工事讓給他隱蔽，自己躺在平地上再挖，他不要，副班長說：“傻瓜，革命同志還分你我？”

他頭上怪癢，伸起大手，五爪金龍在頭皮上狠命抓着，抓着。忽然他戴正帽子，走過去把子彈從草堆里摸出來，大踏步地走到連部去。

在連部門口站了一會，聽見里头指導員在說話。一會兒，不講了。馮剛臉孔漲紅，撞將進去，大聲說道：

“報告連長，指導員，我的子——子彈交公！”

“什么？”指導員詫异地問，屋子的頭都轉過來了。馮剛跨上一步把子彈放在桌上，說：

“这次繳来的！——敬礼！”

敬礼以后，馮剛連忙走出来。

夜里，风凉凉的吹在馮剛火热的脸上，他感到爽快，也觉得难过。慢吞吞的，他又回到連部：

“指导员，連長，你知道的，二窩战斗，我接連瞎火了几顆子彈。我明明看到一个鬼子軍官，”馮剛兴奋起来，“我看見他探出头来好久，我連上了三次子彈，的，的，都是瞎火。指导员，打枪我馮剛拿得稳，不过……”

指导员和連長互相对看了一眼，又对馮剛看看，看見馮剛緊張的臉，和那額头上发光的彈疤。指导员說：

“好吧！明天我們一定想办法跟你解决，一定！”

明天，指导员到营部去了一次。馮剛收到二十发子彈，还是那么簇新的，屁股边儿沒磨去一点的。馮剛拍一拍胸膛，說：“好！”

星期日，又是晴天，七班門口金光燦爛，馮剛把新子彈放在背包上晒。十分鐘，又小心的把它包起来，放在左胸前的皮盒子里。

晚上他摸着这些子彈睡觉；白天，他的手常要伸到新子彈那里去。

有一天，进攻伪軍的据点，圍住了礮堡射击。馮剛靠在一道坏牆上瞄准打，打完了旧子彈。礮堡上的枪眼里露出一个黄色的头来。馮剛心里痒痒的，想用新的子彈来給他一傢伙，手已經伸到左胸前去了，却笑了一笑，又縮了回来。他想：

——这些二黄等会还不是抓活的嗎？我这子彈是要留給鬼子的。

馮剛端着槍，站在一個墳包後面，他在放哨。

他出來的時候，隊伍是走了一百多里宿營下來的，他看見同志們叫開門，儘快地把槍、背包、挎包從身上拉下來，鋪了稻草望上邊一躺，頭還沒有睡下去，腳倒先睡着了。他卻偏偏輪到放哨，真倒霉！

現在他正努力要把眼睛睜開來，他知道這個警戒的重要，但是太陽還沒有出來，天還半黑着的時候，眼皮是多重呀！

馮剛繃緊了臉上的肉，拚命把眼睛張開。地面上已經亮了一半，迷迷糊糊的，前面八十米達遠近，有一條河，河上有條木橋，橋邊的大路，直通到他站着的墳包。遠處，五月的早晨，靜靜的睡在白霧里。

他看看後面，一條干溝通到宿營的方向，他想：“倒是一個好地形……”

遠遠的，雞啼着，馮剛的頭慢慢的抖下來。

一直到頭在空氣中撞了一下，他才猛然睜開眼皮，心里登登的跳，打瞌睡了？不行！馮剛想，這要不得。但是小橋那邊，老遠的，在動着的，是什麼？狗子嗎？馮剛的眉毛聳了起來，他看見，一個，兩個，土黃色的，人樣的东西，向小橋走來。

是鬼子嗎？

馮剛連忙打開保險，托起槍。

土黃色的人不只一個兩個，是蛇樣的一條，起碼有一百

个，正在慢慢的，可是显明的，靠近来了！

这是鬼子，是鬼子！

馮剛的手指一紧，枪口上冒出淡淡的輕烟，“八，公——”土黄色的人散开来了。

馮剛瞄准了一个，打出第二枪，一个土黄色的人倒下来。……

子弹尖声叫着，在高处飞过，鬼子还没有找到馮剛的目标。可是三八机枪响了，鬼子跳起来前进了。

馮剛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打开左胸前的皮盒子，用力按下一排他从敌人那里夺来的子弹。

枪托在馮剛的肩窩上震动，两个鬼子再沒有爬起来，馮剛把枪对准那桥頂，鬼子要从这桥上冲过来呀！馮剛的枪杆子可不留面子。

但是后面的队伍怎么搞的，还不拉上来呢？

天空飞着的子弹移到地上来了，波波的打在馮剛脚旁的泥土里。机枪搜索着他。鬼子好象已經知道，在拚命抵抗的，只有一个新四軍。子弹火热的，在馮剛耳朵旁边飞过，他低头竄到另外一个填包后面去。

擲彈筒也打来了，黑烟、鉄片和泥土在眼前乱飞。馮剛，他象一只大老虎似的臥伏着，眼都不霎一下。他手里是从鬼子那里夺过来的枪，枪里装着鬼子兵工厂里造出来的子弹。就是这样一个战士，只要他还有一口气，鬼子就休想从他面前通过！

鬼子一冲到桥边，就抖着腿倒下去，一个鬼子冲得特别快，他冲到了桥上，可是，却在枪声里翻到河里去了。……

馮剛咬着牙齒，額頭上的疤通紅了，他高興得發抖。

來了，三八機槍的子彈越來越兇了，耕翻着旁邊的土地。連草也飛了起來。馮剛緊緊地握着槍，瞪視着木橋。

“拍！”馮剛的肩上着了一下子，火辣辣的，馮剛渾身一陣發抖，“好吧！老子今天不吃老米飯了！”他想。一面咬緊嘴唇，重重地壓下最後一排新子彈。

血，淌下來了，淌下來了！熱呼呼、涼颼颼的……

為什麼後面的部隊還不上來呢？

槍聲停了，鬼子也不沖了。被河旁矮矮的蘆柴遮着，瞧不到。馮剛心裡明白，鬼子一定又在什麼地方搞鬼了，他們渡河過來了嗎？但是在哪裡呢？

靜，戰場上可怕的靜，馮剛的血在流着，一陣比機槍掃過來還要厲害的恐怖，撞到馮剛的頭上。他忽然那末清楚地想起家裡灶邊的情景來，老婆在燒火煮南瓜餅，他在洗腳，兒子歪歪斜斜地走過來撲在他腿上，他看看後面，一條干溝通向宿營地去，他要跑，是來得及的，他的腳抖着。

可是馮剛怎麼能夠跑呢？後面是機關，部隊几百個革命同志！是幾個莊子的老百姓，老人，婦女，小孩！——好吧！他想：我這顆鐵釘就釘在這大門上了，一個換百個，一家換百家，划算！

右邊，一百米達外，河岸的蘆葦里，一個土黃色的人忽然鑽了出來，馮剛轉過槍去，扣火，鬼子滑下了河。但是第二個、第三個又鑽出來了。正面三八機槍彈雨一樣的掃過來，馮剛肩上抽痛着，他眼睛睜得大大的，手微微抖着，飛快地打槍。子

彈是多麼爽快呀！爬上來的鬼子全倒下了。但是新的子彈也打光了。馮剛抽出了手榴彈。

三八機槍噴出濃密的毒火，鬼子打正面、側面、夾擊過來，馮剛旋開手榴彈的火蓋。

突然，另一陣爽朗的三八機槍聲，從後面左右角怒吼起來，這正是我們的三八機槍打着大家交上去的三八子彈呀！啊！連長帶着頭，我們的人，我們的同志，從干溝里，從墳包後面，上了刺刀握着手榴彈，躍進上來了。

冲锋号沸沸揚揚的响着。

鬼子，冲过桥来的鬼子，立刻滾到河里去了。……

馮剛站起來，放聲吶喊，和同志們一起冲上去。他輕輕地甩動通紅的壯健的臂膀，覺得骨头並沒有傷。他跑着打了一個手榴彈，想：——回去，我要告訴指導員，我的救命子彈已經打完了！

一九四四年二月二日

血戰黑水塘

——七战七捷的一个故事——

唐强把排長从肩上放到地上，不觉眉毛直豎：排長已經牺牲了。回头看，八个战士全身水淋淋地站在他后面，每人都揹着两支枪，有昨夜繳获的湯姆式冲锋枪，也有牺牲同志的步枪。門外，雨还在嘩嘩地下，天已經大亮了，雨，象亮晶晶的水帘。

“一班長呢？”唐强站起来問，他看到一班長叶春芳比他先撤下来的。

“到院子里去了，”唐强班里的小战士施銀林回答。

这时，唐强才看清楚，八个战士中有五个是他三班的，两个是一班的，还有一个是二班的。

“你們站着干什么？”唐强說，“快进入工事，把枪揩干，准备战斗！”

他把战士布置在敌人原有的掩体里，就到后院去找一班長叶春芳。

叶春芳正从这四合院的西北角回来，一見他，就說：“三班長，我們，”他放低声音，“快撤吧，敌人三面包圍……”

唐强急忙到屋后，从昨晚他們搗开的牆洞里望出去，可不

是，东边的赵庄，西边的孙庄，两个庄子的南头都有三三两两的敌人在向庄上跑，只是北边大窑庄一綫，还在和赵庄、孙庄对射着机枪。

“你看！”唐强說，“部队还在大窑！”

“不过，”叶春芳說，“可能是掩护部队。”

唐强把湿透了的軍帽往上一推，黑眼珠烏溜溜地向四处轉望，这是他打仗时判断情况的习惯动作。

情况真是糟糕啊！昨天傍晚，部队越过如黄公路，和如皋城里下来的敌人碰上了。原来听說敌人只一个团，我們三个团圍上去想消灭他。一营一夜打下五六个小庄子，一直打到眼前他們所在的黑水塘独立瓦房，又从这里向南打，打到敌人指揮部的庄后，却不料敌人的火力突然猛烈起来，右方的敌人竟然集中了大部队进行反击，一直打到他們的背后，部队只好撤退了。他們三連一排是最后撤退的，几乎撤不下来，幸亏一場傾盆大雨，他們才乘着雨瀉云遮的时候撤回黑水塘来。現在，排長牺牲了，和部队的联系断了，万一部队真的撤走了呢！

叶春芳催促唐强：“小唐，还考虑什么，快撤！”

唐强不回答。

“噯，唐强，走！”

唐强动也不动。

“喂，三班長，呆了嗎？撤！”

“不！”

这回答太出乎叶春芳的意料啦，他那清秀蒼白的臉一下子漲紅了。

“守！守住！”唐强猛回过脸来，眼睛亮得象通了电，“你想，昨天晚上我們打下这里伤亡了多少同志！副連長，二班長，我們副班長，多少人陷在这一轉泥溝里！”

真的，黑水塘真是個惡地形。水塘本身長寬四十來公尺，水塘的東岸上，從前一個地主造下了這座孤零零的四合瓦房。後來做了我們的鄉政府，昨夜三連沖進來的時候，桌椅門窗都被敵人利用來筑了工事，沿屋子的外牆一轉都是掩體，在牆根，牆半腰，開了二三十個槍眼，瓦房變成了堡壘。這瓦房西靠大塘，北、東、南三面是開闊地和繞屋的河溝。這河溝不過一丈寬，水很淺，只齊膝蓋。可是水下面的淤泥啊，竟有二尺深。同志們不了解情況沖了下去，兩腿陷住，干挨手榴彈。正南這條小木橋，昨晚是在敵人背後的。他們三連從東、北兩個方向攻，最後冒着彈雨搬來許多門板木料，填着、墊着，才沖過這鮮血淋淋的河溝。

“我明白，”葉春芳不耐煩的說，“可是部隊撤了，你守在這里給敵人看家？”

“不，部隊不會撤！”唐强從牆洞口站起身，“你聽，南邊，東邊！”

是的，葉春芳怎麼原先竟沒有注意呢？很遠的南邊，東邊，不但機槍在對射，還有飛機在轉，在掃射。

“對吧！”唐强說，“我看敵人還被我們包圍着，今晚上我們一定還要攻擊，那我們守住了這里有多好！就算部隊不攻擊吧，我們也可以掩護他們，我們守到天黑，再走，管教趙莊、孫莊的敵人不敢往北追擊我們的大部隊！”

唐强手臂一挥一揮地說着，年青的淺黑透紅的圓臉，光彩煥發，微微有點上翹的鼻子抬得很高。叶春芳不覺羨慕起他來了。唐强只有二十歲，比叶春芳足足小四歲，却總是那麼“得意”，那麼“走運”。鬼子在他家鄉“清鄉”，那麼殘酷，反倒使唐强成了民兵英雄，繳了鬼子的嵌寶石上刺刀的九六式輕機槍。四四年夏天唐强參了軍，從江北打到江南，從江南打到江北，仗仗不落空，“忠救軍”的美造湯姆槍他繳過，五十二師的蘇聯輕機槍他繳過^①，解放戰爭一開始他又纏到過火箭筒。現在打的這麼慘，他肩上胸前，雨淋血漬，紅了半身，左臂上紮着急救包，右手流着血，他却還是那末虎虎的。叶春芳真後悔詢求他的意見了，其實，叶春芳是一班長，當然應該代理排長，他完全可以帶起部隊就走，可是現在，要一走，反而成了怕死了。

不走又怎麼行呢！這麼個小小的井圈樣大的院子，敵人要攻，炸彈、炮彈，一下子就成了平地！何況子彈又缺乏……

就好象為了答复叶春芳的疑慮似的，南屋里忽然歡呼起來。是朱福根這個喜歡摸摸索索的人，在一個半塌的掩體里找出三箱子彈，整整三箱。唐强連忙跑過去，分配給機槍手龍彪和老曹各人一箱，剩下一箱保存在掩體里。他拍拍叶春芳的肩頭，得意洋洋地說：“一班長，有本錢啦！下決心指揮吧！”

在戰士面前，叶春芳白白的長方臉上一片堅決的表情，他立刻調整部署：三班五個人守南屋，一班兩個人守東屋，西屋，敵人不可能攻，只叫二班戰士胖子羅在田一個人守。他和唐

^① 抗戰時期蘇聯援助中國一批武器，蔣介石却用來裝備了反共最堅決的五十二師。

强指揮。可是布置完毕，他又把唐强拉到北屋，說：

“我們看一看撤退的道路。”

唐强正想发火，施銀林的又尖又沙的声音突然在南屋里嚷起来了：“班長！班長！来啦！”

唐强和叶春芳又跑到南屋，側着身子从敞着的大門口向外望，嘿！一个連的敌人从南庄上来了。不知是敌人太糊涂呢，还是我們隱蔽得好，敌人竟是一路縱队向这边走来。这中間还有个比較大的官呢！大胖子，后面跟着背短枪的，挎电话机的。

施銀林从掩体里探出他的大头来，霎着眼睛問：“班長，打不打？”唐强抿紧嘴摇摇头；小施做了个鬼臉縮回去了。

唐强明白，小施是想把那个目标挺大的胖軍官先撩倒。施銀林的綽号叫“小獅子”，打仗勇敢得出奇，打枪又准又沉着，这不仅因为他恨敌人，同时也因为他認為自己是不会死的。他認為：如果他一死，那全世界不是一下子什么也沒有了嗎！但是他对于利用地形却也很注意，因为他承認，他也会負伤，負伤殘廢那是很糟糕的！

唐强想着，微微地笑了。

敌人的尖兵离黑水塘不过一百米达了，可是那胖軍官忽然站住拿起望远鏡来，唐强忙喊打，那胖軍官却已經臥倒了。黑水塘机枪、步枪齐放，敌人的队伍顿时跌跌爬爬，向南庄逃竄。那胖軍官也爬起来，在下透了雨的田里一脚淺一脚深地搖摆得活象一只鴨子。小施一枪，打个正着，倒了。两个卫士挟起他就跑，小施和唐强又各放一枪，一个卫士倒了，胖軍官和